

几乎是不可方物，或以有这种类似的情悱是喧嚣悲叹，是虚全不会在温柔中表达人性的东西眼着着为朽了。  
《情书》生于日本文化的土

刘恒，本名刘鄂军，1954年出生，北京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小学及中学。“文化大革命”期间停课，在父母的故乡——太行山北部的一个小山村插队并务农。1969年入伍，在海军司令部直属部制造厂工作四年，任无线电员。1975年退伍，在北京汽车厂所属《北京文学》月刊社，任小说编辑。  
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福寿》、《逍遥游》、《生死门》等三部；中篇小说《白河》、《在责任》、《冬之门》、《第十个》、短篇小说《朝日的战争》、《小五郎》、《教育诗》等数篇。其中部分作品获全国及地方多种文学奖，部分作品在国内外发表及获奖，被翻译成英、日、德、韩等多种文字。



# 刘恒

的土壤，体的  
种的火心，不可小视。《七武士》显文化的另一面，两面相加，应有更加象。樱花与战刀相艳甚迷，骨子里却互为映衬。难以小视之外，还有可也？单耳战刀不心虑，后面还有有宗教一样禅静做底蕴，其子族人而言，是祸根还是福呢？用这种眼光看情书，自己也没有办

198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福寿》、《逍遥游》、《生死门》、《在责任》、《冬之门》、《第十个》、《教育诗》等数篇。其中部分作品获全国及地方多种文学奖，部分作品在国内外发表及获奖，被翻译成英、日、德、韩等多种文字。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刘 恒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恒/刘恒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1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ISBN 7-02-003300-8

I. 刘… II. 刘…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电影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6916 号

责任编辑:刘海虹 王建国

责任校对:刘海虹

责任印制:张文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大兴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75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25 插页 4

200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25.00 元

我们家挨着急救中心，每有嚎声传来，就知道又有  
哀者的亲人、我的同类走掉了。我关上窗户，继续吃着  
喝着睡着……而且写着，感到了真切的幸福。我不再  
追求别的了。

刘恒



作者像（官苏艺摄）

活里提到诗情，太难，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以我们身边的生活为例，或以我们的所谓艺术品为例，可有这种类似的情愫么？更多的是愤怒和不平，是喧嚣和悲叹，是虚情和空话。我们已经不会在温柔中表达人性的坚强，本应不朽的东西眼看着发朽了。

《情书》生于日本文化的土壤，体现了民族精神的长处，不可小视。《七武士》显示了日本文化的另一面，两面相加，应有更加完整的印象。樱花与战刀相距甚远，骨子里却一脉相承，互为映衬。难以小视之外，还有可怖可掣的余地吧？单有战刀不足虑，后面还有爱的忠贞做支撑，有宗教一样<sup>(的)</sup>禅静做底蕴，其行空的伟力对于族人而言，是祸呢还是福呢？

用这种眼光看<sup>(情书)</sup>，自己也没有办法。

作者手迹。

# 出版说明

为了展示建国以来文学创作的实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们陆续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这套丛书，选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代表作（包括儿童文学创作），每人一集，每集大约三十五万字，并附有作家照片、手迹和主要作品目录，以便与我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相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丛书。读者从每一集里，可以看出某一作家的基本创作面貌及创作实绩；各集合在一起，大体可以总览我国当代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除外）的基本面貌及主要成就。



# 自序

三十年前，生了读书的念头，却没有书。后来有了两本，都是借的，其中一本是高尔基的小说集。这本书有封底，没有封面，糊了一张牛皮纸代替封面。虽然是借的，却没有还，搁在身边读了很久。后来给什么人借了去，也没有还，自此便下落不明了。

如果没有记错，这本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我时时想起它来，不是惋惜它的丢失，而是奇怪我竟读它读了那么久，现在有什么书能让我读这么久？我可能感谢过高尔基，却肯定没有感谢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现在，这个出版社要出版我的小说集，证实了久已存在的缘分，我可以郑重其事地表达我的一丝惊喜和满肚子的诚挚谢意了。

我眼光不低，所以承认我的集子水准一般，并不会让我不好意思。好歹是秋天了，庄稼已经割倒在地里了，如意不如意的，开了春儿再来光着大膀子加油干吧！

不是精选集，含了早期的作品在里面，几个幼稚的地方每每看了就惹我生气，只好用不乏代表性这一说词来自慰了。但是笔力由弱而渐强，一步一步地从来处奔到去处，这大致的走向读者是不须费力便可明察的吧？明察之后如能略有心得，我不尽的敬意已经预先搁在这里，请随时受我一谢。



有个十来岁的少年捡了一本破书，书的前几页已经让人当擦屁股纸了。他抱着它读啊读啊，读了很久很久，读到最后发现这本书的作者叫刘恒——这是一个梦，我想把它献出去，估计没人接，所以我打算把这个美丽的梦想永远地献给我本人了。

2000年元月25日

# 目 次

自序 .....	1
----------	---

## 短 篇 小 说

心灵 .....	1
狗日的粮食 .....	18
教育诗 .....	32

## 中 篇 小 说

狼窝 .....	45
白涡 .....	135
伏羲伏羲 .....	224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	318

## 电 影 剧 本

本命年 .....	406
-----------	-----

## 报 告 文 学

老卫种树 .....	500
------------	-----

跋 ..... 511

附录 主要作品目录 ..... 512

# 心灵

飘着雪花，没有风，白色的路在晨曦中静静地睡着。自行车的轱辘印儿像一些灰色的曲曲弯弯的绳子从积雪上拉过去，一直拉过去，拴着一串串零乱脚窝。

林立冬靠着一根电线杆默默地抽着烟卷，目光停留在胡同对面那些小平房银光闪闪的屋顶上。天真冷，他的心却静不下来，老是觉得自己正在办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那个小小的院落没有一点声响，两扇漆皮剥落的板门紧紧地闭着。立冬的视力很好，那小红铁牌上的号码是不会错的，永远是六十九号。

里面住着汪晓叶和她小时候的保姆。她是立冬过去的同学；她的父亲已经不在人世，她的母亲也跟着新丈夫到外地生活去了；保姆——一个孤单、善良的老太太把她留在身边；她还是瘸子，走路拄着拐杖，老是一颠一颠的，像是玩踢包儿。

白雪的反光把眼睛刺痛了，电线上坠下一簇雪粉，像石灰似的洒白了立冬的头发、肩膀。他搓了搓冻硬的脸蛋，手上一股难闻的烟味。

上小学的时候，他最怕被老师叫到讲台上回答问题。每当

回答错了而又不知错在何处的时候，他总是听到同伴们低低的取笑的声音：

“大板牙！大板牙！”

他不在乎这些，他习惯了，从来不想反抗。第一次听到这个绰号的时候，他难过地跑回家翻出了妹妹梳头用的小镜子，然后把它偷偷摔碎了。使他永远承受不了也摆脱不掉的，是那些同班的女孩子们窃窃的鄙夷的笑声。在他眼中，她们一律都是高傲而完美的；他愧于相对，便时时躲避她们，也不看她们。直到长大了，到农村去插队，以后又回到城市，还从来没有哪一个女孩子关心过他，没有哪一个女人爱过他，除了妈妈和妹妹。他也没有爱过别的女人，他不知道那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现在，他怀着从未体验过的激动心情，渴望见到蓝塑胡同六十九号里面的那个瘸腿的姑娘，尽管他几乎忘记了她的模样。这都是为什么？他闹不明白，自己也觉得挺古怪。他已经是第四次跑到这根电线杆底下来挨冻了。

在四个星期日中，这是最冷最寂静的一个早晨。立冬早就决定，如果来往的行人超过了一百，还见不到她，他就走，再也不来了。他小心地数着，怀着急切的盼望数过了那个极限。他似乎不曾去考虑，时间这么早人家是否起床了。

他逃似的沿着胡同的墙根往西走，把脑袋使劲往大衣里缩，用栽绒领子护住两边的耳朵。他不想回头。出了胡同，穿过大街就是公园，在那儿花上三分钱，往里面一扎就什么全解决了。

红墙和古松之间堆满积雪，他用脚蹭了蹭，然后坐在裸露的树根上不动了。湖冰被眼前一道铁栅栏画成了一条一条的青绿色的长格，一些柔软、轻盈的身影在冰面上飘来飘去。每当坐在这个寂寞、清冷的角落里，立冬就觉得四周的天地变得广阔

了，那灰蒙蒙的无边无际的天空在他的心头勾出一些淡淡的甜味和一些同样淡淡的苦味，使他陶醉、沉迷。没有人打搅他，可以细细咀嚼缓慢地掠过脑际的一个又一个念头，静静地思索属于自己的以往和未来的那些日子。

滑冰的都是年轻人，穿着很好看的衣服，戴着娃娃式的各种颜色的绒线小帽。他们在冰上满不在乎地绕圈子，使立冬打心眼儿里佩服。他的心底还隐藏着被他尽力压抑住的嫉妒情绪，他坚决说服自己：尽管自己的翅膀是秃的，没有羽毛，但看着别人自由自在地飞翔，也是一种快乐和安慰。

铁栅栏下边荡起了陌生、奇妙的声音：

“你滑得真好呵！”是个嗓音圆润的女人。

“冰场太糟了，不过瘾！”

“我真爱你……”

“……你今天漂亮极了。”

这个男人说话声哆哆嗦嗦的，挺有意思。立冬不由自主地欠了欠身子，看见一对穿着鸭绒衣的人紧靠在冰岸上，那个脸皮白净的小伙子正把嘴唇埋到女人偎在胸前的一蓬黑发中去，女人的红纱巾在俩人肩膀上随风乱抖。立冬像火烫了似的缩回脑袋，眼睛盯住铁栅栏的柱脚。

他想起了少年时代的一个雪天。放学的路上，他背着晓叶往家走。走了一段，他把晓叶放在便道上，自己到结了冰的路面上打溜溜。天黑了，他还是玩不够，直到狠狠地摔了个屁股蹲儿，他才听见晓叶微弱的乞求声：“回家吧！”

他凑得很近地看着她的眼睛：“你怎么啦？”

晓叶淌着眼泪，说不出话来。她那条残腿很可怜地蜷缩着，好像怕别人看见那只往里歪的畸形的小脚。立冬难过起来，说：“你也想溜冰吗？”晓叶点点头。立冬涨红了脸，压低了声音：“你

还小呐，等长大了腿就好了，说不定比我溜得还快呢！”他替她系紧松了的裤腰带，自己也想哭了。晓叶太可怜啦！应该想个什么好法子帮助她呢？

他跟她一般大，都上一年级，两个人的家住在同一条胡同里。那时候只要一想起将来，他老觉得晓叶会好起来的……

远处的绿冰上，刚才见到的那个姑娘正在优美地旋转，红纱巾像一缕小火苗，突突地跳荡着。立冬毫不怀疑地断定：那是一个美丽的姑娘。

他默默地看着她。他的头上已经落了一层白雪，像是有意放上去的一个盖子；那双潮湿的小眼睛里布满了忧郁的红丝。

## 二

对一个倍受青春挑逗的年轻人来说，无地自容是什么意思呢？这可不是幻影：方方的脸膛，小小的眼睛，蚕蛹一样又短又粗的眉毛，把上嘴唇顶起来的鼓鼓囊囊的牙床子，两个半球形的突出的颧骨……这就是他自己。的确有点儿丑，真是太丑啦！

妹妹长得漂亮，像母亲。他的脸相却酷似父亲。他不明白父亲有什么理由总要冷冷地训斥他：“没出息的东西！”他自己呢？解放前就从乡下跑到城市里来了，干了近四十年，还在远郊山区的铁路上看守隧道，每个星期只能回家一次。他除了喝酒，打开嗞嗞啦啦的破收音机听戏，家里的活儿什么也不干。而立冬从上小学的时候起，就会做饭、炒菜，料理生病的母亲和幼小的妹妹了。

他活了二十四年，父亲从来没有夸过他。他在街上让别的孩子开了瓢儿；他去买菜丢了购货本；他早上洗脸没有挖净耳



朵眼里的灰垢，他不小心摔碎了喝水的杯子……都要遭到父亲严厉的责骂。当邻居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他那冷酷的怒斥声，真让人伤心透了。他仿佛在哪儿憋了一肚子气，总算找到了发泄的对象，一次又一次地捶打亲生儿子那颗不住颤抖的心灵。

就是这个父亲，当儿子从农村插队回来，一点反抗也没有就被人送到清洁队去之后，他竟然一句难听的话也没说。立冬从班上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父亲只看着他，铁一样的目光里流露出同情和无可奈何的神色。

立冬似乎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什么，越发像个愧于活在这个世上的罪人，整天怕挨鞭子似的缩着脖子，在淡漠的单调的生活中默默地匆匆奔走。他没有什么奢望，从来不受理想的折磨，本职工作也并不使他感到耻辱。每天夜晚，家家户户入眠的时辰，他都跟着垃圾车在那些蛛网般的小巷里飞驰，把炉灰、废纸、烂菜叶种种被人抛弃的污物载到野外去。他觉得，这类工作正好是他这类人应当做的，除此之外，他还能干好什么呢？他身上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特征，逢人总是露着谦卑的胆怯的笑容。他羡慕别人，却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嫉妒。只是由于一连串偶然的事件，才重新勾起了他那被长久压抑着的对于人生和青春的种种渴望。

半年前，一位老同学考上了研究生，把许多朋友拉到家里聚餐庆贺。立冬也去了，却一直躲在那间明亮的大客厅的角落里，他觉得自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昔日的同学境况大变了：有好几个上了大学，有一个刚刚提升为副艇长的水兵，还有一个在歌舞团合唱队唱歌儿……一个个都像主人一样轻松大度，理直气壮地聊着大大小小的事情。立冬插不上嘴。

更使他诧异的，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商量好了似的，带着各

自的女朋友，跳舞的时候，满屋子是她们低低的软软的笑声。有人给他递烟，有人为他剥糖，大家都真诚地看待他，但始终没有哪一个人问他——你在哪儿工作？你的女朋友呢？你有值得聊一聊的不凡的经历吗？这似乎是用不着问的，问了反而会使双方难堪，好像他们在有意捉弄他。老同学们多么体谅人啊！

立冬没和那帮人一块儿吃饭，先走了。他把买烟抽的零钱换了两升啤酒，胳膊肘支着满是脏油汤的小桌子，一边看着嗡嗡乱飞的苍蝇愣神儿，一边吧嗒着厚嘴唇自斟自饮。晚上，垃圾车在漆黑的小胡同里急转弯的时候，他的手滑脱了，身子轻飘飘地从脚架上飞了起来。小腿骨摔断了，他连哼都没哼一声，好像那条腿不是他的。

从秋到冬，他躺在自家小厨房的床上，把自己人生的每一页都认真地读过了。生活，像那间用碎砖头砌成的小厨房一样又矮又黑，散发着阴郁的潮味和烟味，阳光怎么也照射不进来。墙上没留窗户，父亲说，那是怕调皮的孩子们往里扔石头。立冬许多次用被子蒙往脑袋，他实在不愿看那低矮的被煤烟熏黑的顶棚，有两回他竟然躲在被窝里悄悄地掉了眼泪。有个高傲的东西在欺侮他。那是超然的一缕孤独——青春的最阴险和凶恶的敌人！

他在挣扎，心里萌生了从未有过的大胆的渴望。每当妹妹摸到床边，为他换药、洗脚，他的心就禁不住颤抖起来。他盼望有个温柔的女孩子坐在他的床边；她询问他，关怀他，告诉他应当怎样生活，鼓励他挺胸昂首地站在浩荡的人流里；她应当成为他的一切，他情愿为她付出生命，作为对忠诚的馈赠！

立冬在如烟的记忆里想起了汪晓叶，就像在海边的沙里摸出了一颗小小的彩贝。他最初想到的是：她是个瘸子，而且生得并不漂亮。